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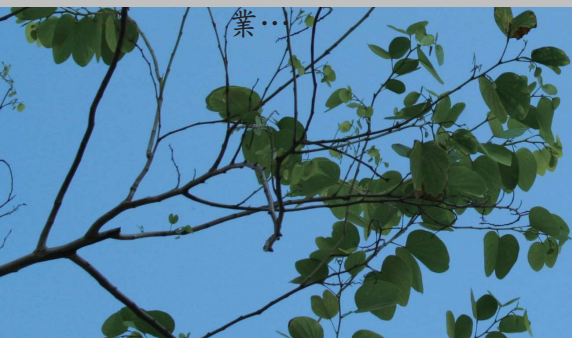


推手

作者：屏東分署 蘭芳德

站在人生高峰的傅新漢，因為一場意外的車禍，撕裂了原本炫麗的人生，投入畢生精力所創建的永大印刷公司的營業權則落入居心叵測的胡麗晶之手，胡麗晶正一步步的鯨吞蠶食永大印刷公司的財產。而遭逢巨變的英姬芬，眼看丈夫的心血即將付之一炬的，除一面強忍傷痛繼續對丈夫悉心照料，期待丈夫有朝一日能康復外，也毅然對狼子野心的胡麗晶密謀反擊，誓言守護丈夫的事

業…



變調

夏日午后的南台灣有著悶熱、高溫的炎熱氣候，總是讓人感到昏昏欲睡。隨著自動門開啟，一股熱氣被吹進偌大的辦公室，剎時令人睡意全消，隨之而入的是一位用木製髮簪把頭髮盤起來，穿著剪裁合宜套裝，舉止端莊的中年婦女。婦人臉上雖略帶愁容，但眼神中卻隱約透露出一股高視闊步的傲氣。

「你好，我是大大印刷公司負責人的太太，我叫英姬芬」，婦人用低沉且略帶沙啞的聲音吐出這一句話。其實婦人是來向承辦人曾起說明有關大大印刷公司的財產狀況。曾起開始例行性的詢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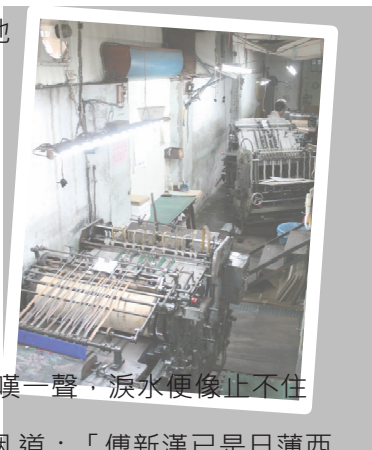
「大大印刷公司原本是一間小公司，在妳先生也就是公司負責人傅新漢，多年胼手抵足、努力經營下，業務蒸蒸日上，在業界已獨霸一方，甚至還曾創下年營業額高達台幣15億元的佳績，至今仍為同行所樂道。為何自他臥病在床後，公司業績就如江河日下，大不如前呢？」

「我先生的確是業界的個中翹楚，但也因為太過拼命、勞累，才會發生於凌晨返家時因精神不濟而發生車禍，5年來癱瘓在床。公司業務只好交由其他股東打理，我也不清楚公司經營狀況

為何會每況愈下。」英姬芬憂心忡忡地說到。


「傅新漢的現況如何？」曾起提到了英姬芬最不願對面的事。

半響，她都抿唇不語。終於，長嘆一聲，淚水便像止不住似的落下。強忍心中激動，英姬芬哽咽道：「傅新漢已是日薄西山了，醫師已宣佈他僅有剩半年的生命而已。」



國中畢業就投入印刷業的傅新漢，一路從學徒做起。長大後與英姬芬愛情長跑後，終結成連理。婚後隨著子女陸續出生，為了應付龐大開銷與讓妻兒有更美好的未來，傅新漢毅然決定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籌設印刷公司。在向銀行借貸及獲得英姬芬娘家的金援下，「大大印刷公司」正式設立，傅新漢也準備大展身手。

大大印刷公司在傅新漢的帶領下，在業界闖出名堂，不僅深獲客戶的讚賞與青睞，傅新漢也受到業界的 support，當選了印刷同業公會的理事長，此時的傅新漢，可謂縱橫商場、意氣風發、睥睨群雄，他甚至計畫參選下屆的市議員，打造傲人的企業帝國呢！

A cluster of pink flowers with yellow centers, some in full bloom and some as buds, set against a soft, light background.

但天有不測風雲，正值事業顛峰的傅新漢卻在一場車禍中讓璀璨的人生變調。眼見傅新漢一病不起，公司業務群龍無首，股東們便推舉公司副總經理胡麗晶及尤曉珊暫代傅新漢所遺留下來的職務。

尤曉珊雖跟隨傅新漢多年，但本身不具備印刷專才，所以公司大權即旁落於胡麗晶之手。滿懷私心的胡麗晶，除大舉晉用自己的親友外，更獨斷擅行，導致股東間意見經常齟齬。胡麗晶為了彌補自己投資股市的虧損而窺視公司資產，透過假買賣將公司資產五鬼搬運至自己設立的公司，終致大大印刷公司持續虧損，甚至債臺高築。尤曉珊受不了債主天天上門討債而遠避大陸，胡麗晶面對股東的群起指責則是相應不理，甚至人間蒸發，不知去向。大大印刷公司也因此積欠4千餘萬的稅金沒繳。

佈局

已過了下班時間，曾起仍埋首於公文之中，他百思不解，大大印刷公司既然仍在營業，為何銀行帳戶內卻毫無分文？銷售款去了哪裡呢？為了解開這個迷團，曾起決定要到大大印刷公司一探究竟。

曾起走進大大印刷公司位於工業區的偌大廠房，不過外牆上

懸掛斗大箭箭印刷公司的招牌，廠內的工人約有百餘人，井然有序的各司其職，印刷機則轟轟作響，快速地將成品一一印出。

「本公司是箭箭印刷公司，大大印刷公司早不在這裡營業了！」知道曾起的來意後，服務部的張小姐說道。

「請問貴公司在此營業多久了？」曾起接著問。

「大概有1年半了！」張小姐回說。

眼尖的曾起發現印刷機機身上所沾黏的油墨早已厚厚一層，似乎不像僅僅半年光景。此外曾起突然發現一個熟悉背影，那是高中同學小許的母親阿桃。

「許媽媽好，您也在此工作啊？怎麼不在家享清福呢？」曾起笑著問道。

「哪有那麼好命，再說上班有錢賺，我才不要在家和媳婦無言相對」阿桃也笑著說。語畢，曾起也會心一笑，因為阿桃與媳婦間婆媳不合之事，早已眾人皆知。

「您在此工作多久了？」曾起問。

「10多年了，自老頭家傅新漢還在時，我就在此工作」阿桃說。「現在的老闆是誰？」曾起追問。

「還有誰啊！不就是以前公司的副總經理胡麗晶嗎！」阿桃說。忽然阿桃壓低嗓門輕聲地說：「以前的老闆比較好，很會照顧員工，現在的老闆對員工很苛刻。」

曾起走出廠房看見員工正在準備出貨，一陣風颳來，一張出貨單飄到曾起的跟前，曾起拾起出貨單，驚見出貨人寫著：大大印刷公司。

隔天，曾起請國稅局的承辦人崔嬌準備大大公司相關資料，依據崔嬌所提供的銷項明細表，曾起立刻扣押大大印刷公司的銷貨債權。同時心想：「胡麗晶該會主動找上門吧！」

為了收集更多資料，曾起馬不停蹄地走訪供應大大印刷公司印刷用紙的好好造紙公司及大大印刷公司的最大客戶最炫廣告公司。

「阮甲傳新漢相識30冬有阿，彼結婚時祿，阮攞有吃喜酒，可惜傳新漢後來發生車禍，不然大大印刷公司的生意會比現在好上幾百倍，真正嘸彩！」、「現在的老闆胡麗晶介沒信用，貨款錢攞沒準時給阮，阮就是惜情，才會給大大印刷公司欠貨款錢！」好好造紙公司的董座吳桑，操著台語口音說著。

「本公司長期委請大大印刷公司印製各類出版品、宣傳單及廣告布條，交易金額上達好幾百萬，以前的老闆傅新漢交貨正常，從不遲延。現在的負責人胡麗晶不僅東拖西拖，還不讓我們開立3個月的票期」最炫廣告公司負責人郭董抱怨的說道。

阻撓

知道大大公司的銷貨債權被扣押，果然，氣急敗壞的胡麗晶三步併二步的衝進曾起的辦公室，以咆嘯的口吻質問：「你憑什麼扣押我公司的貨款？」

「依國稅局提供的進項明細顯示箭箭印刷公司並無任何原物料的進項資料，何來有貨物可銷售？」曾起反問著。

「有沒有進項資料是本公司的事，不用你管，那些客戶都是與箭箭印刷公司往來多年了，你可以去問問啊！」胡麗晶仍怒氣沖天地說著。

「我已問過了，根據這些客戶所提供的發票，都載明出賣人是大大印刷公司，所以是屬大大印刷公司的應收帳款。更何況箭箭印刷公司才設立1年半左右，怎會和那些客戶交易多年呢？且照妳這麼說，箭箭印刷公司恐怕有虛設行號或短漏報銷售額等情

事？如有，我勸妳趕快去國稅局辦理補申報手續，以免遭到鉅額罰款」曾起回應道。

聽曾起說完，胡麗晶一時語塞，眼見爭執無效，胡麗晶改弦易轍，從口袋掏出一張契約書交給曾起並道：「契約書上載明大大印刷公司將經營權轉讓給箭箭印刷公司並提供各式印刷機具供箭箭印刷公司無償使用...，每月營業所得全歸箭箭印刷公司所有，以清償大大印刷公司向箭箭印刷公司借貸的3億元債務...。」

看完契約書後，曾起胸有成竹地告訴胡麗晶：「契約書製作日期正是傅新漢癱瘓在床之時，他如何與妳簽下經營權讓渡書呢？再者，契約書雖蓋有傅新漢私章，但依法轉讓經營權需經股東會的特別決議，大大印刷公司股東會既無特別決議，則縱使傅新漢有將經營權轉讓之意，對永大印刷公司仍屬無效。」

聽完曾起的話後，胡麗晶自知此行徒勞無功，撂下一句：「我們走著瞧！我會找議員和記者來向你問好。」旋即頭也不回地甩門而去。

對於胡麗晶的噙聲，曾起不以為意，因為曾起正專心思索著契約書所載「提供各式印刷機具供箭箭印刷公司無償使用」等字樣所透露出的訊息。

過了幾日，曾起和崔嬌一行人到工廠準備查封所有機具，不過事情有些不對勁！怎麼沒聽到印刷機的轟轟聲？曾起心頭一驚，快步跑進廠房，錯愕地看著空空的廠房。才知道原來胡麗晶僱請搬家公司將機具遷移他處，打算另起爐灶。要上哪去找他們呢？

曾起猛然想起還在箭箭印刷公司上班的阿桃，夠過阿桃兒子的指引，他們找到了箭箭印刷公司。

眼見曾起一行人的到來，胡麗晶試圖按下鐵門，幸賴眾人搶先一步進入，胡麗晶詭計終未得逞。曾起拿出大大印刷公司的財產目錄逐一比對現場的各式印刷機具的機身上所烙列的出廠編號，根據曾起向機具製造商查詢的結果，大大印刷公司的各式印刷機具都是專門訂作的，國內並無其他相同型式的機具。經比對的結果這些印刷機具果然屬大大印刷公司所有沒錯，就在曾起準



備將封條逐一貼貼上之時，胡麗晶仍想作最後一搏，轉身走回廠內辦公室取出一份合約書，一邊揮舞著合約書，一邊以囂張的口吻咆嘯道：

「你們敢給我貼貼看！這裡有合約書，現場的各式印刷機具都是箭箭印刷公司添購的，你們瞎了眼嗎？不會自己看啊。」

曾起看了看合約書後，噗嗤地笑了一聲，向胡麗晶道：

「合約書所載機具型號與現場的機具型號不符。更何況貴公司的財產目錄無任何印刷機具的登記，不信妳自己看！」再嘗敗績的胡麗晶氣呼呼地怒視著曾起，且不發一語地杵在一旁。



奇蹟

出人意外地，現場突然響起如雷的掌聲，在場的員工的叫好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曾起循聲往外看，不知何時廠房門口停放好幾台黑色進口車，一行人魚貫從車內走出，曾起定睛一看原來是大大印刷公司的股東們，此外還有好好造紙公司的董座吳桑及最炫廣告公司負責人郭董也到來，更令人驚訝的是，英姬芬推著坐在輪椅的傅新漢也從車內走出，現身人群中。此外還有一位戴著細框金邊眼鏡，打扮入時的中年婦人站在英姬芬的後方一步處，曾起只覺得婦女甚為眼熟，但一時無法想起婦人是誰。

傅新漢雖然看起來面有病容，也無力久站，不過已經能簡單對話，經過英姬芬的說明，原來傅新漢接受最新的標靶藥物治療，病情已有好轉，只不過癱瘓過久，肌肉萎縮，尚需進行復健，暫時以輪椅代步。傅新漢看到現場的各式印刷機具都已貼上封條，難掩激動的抓著曾起的手，說道：「欠稅的事各股東已有共識，決定一起面對，今天可以解決部分稅款，請不要把印刷機載走。」。

接著，戴著細框金邊眼鏡的中年婦人開口說：「我就是尤曉珊，我之所以遠赴大陸，其實尋求資金的奧援，但世態炎涼，業

界都謠傳大大印刷公司即將倒閉，致使金主紛紛不願借貸，幸賴好好造紙公司董座吳桑的居中協調，如今才能覓得資金」。

「喬代誌，阮是專門科，交乎阮，萬事OK啦！」吳桑得意地說著。最炫廣告公司負責人郭董也說：「也多虧了董娘在幕後運籌帷幄，才能使事情得以解決！」

郭董口中的董娘指的是英姬芬。原來英姬芬深信丈夫傅新漢會有好轉的一天，也不忍丈夫一生的心血毀於胡麗晶之手，因此透過多方管道尋找金主，彌補金資金缺口，只不過她必須在傅新漢身旁照料他，所以才指示尤曉珊赴大陸洽接。

英姬芬從皮包中拿出一張面額1500萬元的即期支票，並言明俟資金到位時，即全部繳清欠稅，當場請求再寬限數日。

正當曾起尚在猶豫是否要將把印刷機載走之際，吳桑開口道：「不然這樣好了，為了幫助傅新漢度過難關，從明天起要向大大印刷公司收的貨款，我3個月後再來收。」

看著吳桑情義相挺的豪氣，不甘示弱的郭董也隨之說道：「董娘啊！明天叫妳們會計拿帳單到我公司來請款，我先把錢給妳們，不用支票，看在妳的面子上，我全部用現金付款。」

眼看眾人紛紛仗義疏財，英姬芬一一鞠躬道謝。受到現場有情有義氛圍的感染，曾起與崔嬌交換個眼神後，曾起順水推舟的應允，本日已查封的印刷機暫緩載走，並將之交由英姬芬保管，此時，現場再度響起如雷的掌聲。就在眾談笑間，不知何時有人發現胡麗晶早已消聲匿跡，不見蹤影。尤曉珊對胡麗晶的所作所為恨的牙癢癢的，揚言要對胡麗晶掏空公司資產，偽造讓渡書等行為訴追到底，並要召開股東會，提議解除胡麗晶的職務。

不復幾日，英姬芬再次來到曾起面前，不同的是英姬芬已愁容不再，反而是增添幾分自信，在繳清欠稅後，曾起問起傅新漢的近況，英姬芬笑答：「現在每天我都會用輪椅推著他到公司轉轉，也看看老員工，就當作是復健啦。事實上我先生仍豪情壯志，打算重返顛峰呢。」看著英姬芬離去的背景，曾起由衷佩服英姬芬對傅新漢不離不棄的堅定愛情，此時曾起腦海中突然出現了這句話：「溫婉如昔，柔媚似往。知心其若妳。十年之期已過，徒留宮殿無用。...明月夜，短松岡。雖無淚千行，卻已涕滿襟。不復相見之緣，怎有相逢不識？...(為福臨悼董鄂氏妃)」。